

刘正民剧作选

刘正民剧作选

刘正民剧作选

刘正民剧作选

刘正民剧作选



银河出版社

刘正民剧作选

刘正民剧作选

刘正民剧作选

银河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书名:刘正民剧作选

作者:刘正民

出版:香港银河出版社

社址:香港九龙大埔道 160 号地下

印刷:本社印刷部

开本:880 × 1230 1/32

印张:4

字数:71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62 - 475 - 542 - 6

定价:港币 18.20 元 人民币 11.60 元



目 录

童贞记(八场戏曲)	1
第一场 狱中辨冤	3
第二场 公堂认子	9
第三场 患难相逢	13
第四场 艺酬知己	26
第五场 生离死别	34
第六场 魂断王府	44
第七场 托棺斗险	51
第八场 坟地聚散	57
搏虎记(五场戏曲)	65
第一场 采樵	67
第二场 搏虎	73
第三场 辞亲	77
第四场 寻弟	82

第五场 完聚	87
买父记(四场喜剧)	91
第一场 买父	93
第二场 买母	102
第三场 买妻	113
第四场 魂归故居	118

童贞记

(八场戏曲)

时间 明朝末年

地点 江南、扬州

人物

文 韵	字雅全,十四岁,已故县令次子,能扮演昆曲正旦。
云 汉	字天章,二十三岁,侠肝义胆,文武全才,孤身一人,书剑飘零。文韵义兄。
文 韶	文韵胞兄,二十一岁,书生,遭诬陷死于狱中。第一场出演。
陈 氏	文韵之母,四五十岁之间。第二场、第八场出演。由于迭遭打击,第八场时已如八旬老妇。
禁 子	姓段,二十七八岁,监狱牢头,性情粗犷豪放,有正义感。第一、二、八场出演。
黄县令	四十多岁,花钱捐官,恣意盘剥。第二场出演。丑扮。
张老伯	五六十岁,小客店掌柜,忠厚善良。第三场出演。
石衙内	二十多岁,巡抚公子,酒色之徒。
胡蝶迷	二十多岁,石衙内帮凶。以上二人第三场出演。
王 爷	三十来岁,沉溺酒色,色厉内荏。第五、六场出演。
教师爷	四十多岁,王府总护卫,凶狠贪婪。第六、七场出演。
珠 儿	十八岁,王爷的书童。第六、七场出演。
张 三	二十多岁,王府家丁,良心未泯。第六、七场出演。
贞 娘	十六岁,文韵未婚妻。第八场出演。
万 萼	五十多岁,文韵原未婚岳父。第八场出演。
其 他	老农、强盗、禁卒、家丁、家将、群众若干人。

第一场 狱中辨冤

人物 文韵 文韶 禁子 强盗 老农 禁卒二人

【幕启 囚犯文韵(不带锁链)、强盗(带锁链)、老农(不带锁链)在场。一侧有栅栏。

【禁卒二人架文韶入,将文韶抛于地上而去。文韵扑至哥哥身上呼唤,老农亦俯身探视。

文韵 哥哥,哥哥醒来!哥哥呀!(哭)

文韶 (唱)魂灵儿飘悠悠恰似离了阎罗殿,

强睁眼又只见小弟弟珠泪涟涟。

小弟莫哭。为兄我不……(欠身挣扎,又昏了过去)。

【文韵抚体大哭。文韶苏醒,握住文韵手。

文韶 小弟休哭,听为兄嘱托:

(唱)看起来为兄我命难保全,

有几句贴心话你牢记心间。

强盗诬你我弟兄为窝主,因你年幼,只拿我拷问。你我弟兄自幼读书,又有慈母严教,一向行为端正,叫我从何招起?招不出便这般一次次拷打,我这文弱之躯,如何经受得起?为兄恐不久于人世了。(哭)

文韵 哥哥珍重!

文韶 一旦我死之后,老母只得由小弟赡养。唉!家产查抄一空,不知小弟将何以为计?实在要难为小弟了。你嫂青春守寡,亦非长远之计,可劝她改嫁;只是她那腹中胎儿,让人放心不下。

(唱)我气如悬丝命在一旦,

只得把身后事托幼弟承担。

文韵 哥哥说哪里话来,你可千万死不得。你要是死了,这么些事我可怎么办呢?你一定得挺住了,活下去!如果这官司非要死一个才能了结,那就让我死吧。我死了这个家可由哥哥照应,哥哥要死了,这个家可就塌了架了。哥哥你别死,让我死吧!(弟兄俩抱头痛哭)

文韶 (唱)小弟一番肺腑言,

不由为兄我痛彻心间。

我的好兄弟呀……

你天生俊雅让人怜,

你是慈母的心和肝,

岂肯让你受摧残!

只要小弟得保全,

兄至九泉心也安。

文韵 (接唱)天哪,天!

覆盆之下无日月,苍天无眼!

为什么良善家遭此大难?

为什么大堂上明镜空悬？
先父曾为南平县令，为官清廉，
清贫之家无有保命的钱。
眼见得一家人走向黄泉，
是何人造下这清白之冤？

老农 你们官宦人家也落到这步田地，委实可怜。我们种田人家，祖祖辈辈受那官府豪强欺压，更加悲惨。只因交不起租税，我被关进这牢房，可怜老伴无以为生，她悬梁自尽了。（哭）

强盗 你们哭什么？烦人！这世道本就如此，谁老实谁吃亏。我不宰别人，别人就得宰我。文家的事情，叫我说，文韵一死，万事皆休，文韶的罪名也就没了。昨儿不是太爷让文韵写了退婚文书吗？退了婚人家未必就完全放心，谁让文韵生得这么好看让人家的姑娘动心呢？文韵一死一了百了，岂不干净省事！

文韵 听你之言，你诬我兄弟为窝主，定与我岳父有干连。那老贼见我父死家贫，早有退婚之意，买通尔等，陷害我家，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你说是也不是？

强盗 （冷笑一声）死了干净，何必多问！

文韵 哥哥，这事我倒有些明白了，那万尊老贼不把我害死，誓不与我家干休。如此看来还是我早点死了好，既可免使兄长再受皮肉之苦，又可早日回家奉养老母，照看

嫂嫂。哥哥呀，小弟不能在母亲、兄长面前再尽孝悌之义，多劳兄长宽慰老母。若我那嫂嫂生下一子，老母爱小弟之心即可移至她的孙儿身上，一家人仍可祥和度日。如此小弟拜别母亲（对外跪拜），再拜兄长，我就上路去吧！

【解下腰带，挂于槛栅，便要自尽。文韶滚身抱住，老农亦向前护持。

文韶 弟弟，千万使不得！你若有个三长两短，母亲如何经受得起？为兄又如何向她老人家交待？快快打消此念，姑且等待，或许天无绝人之路！

【弟兄抱头痛哭。

禁子 都给我不要哭！我这狱中，又不曾亏待了你等，似这等哭天喊地的，成何体统？

【说罢，只顾双目盯紧了文韵，文韵低头。

禁子 那姓万的是你何许人？

文韵 原是我丈人，昨日已退过亲了。

禁子 好恼！天地间竟有这等事！（从怀中取出一红色）你打开看来！

文韵 是银子啊！

禁子 不是银子，是你的绝命丹！你丈人要用五十两银子买通我，先付这二十两，叫我今晚送你上路，事成之后，再给我三十两。我原不知你与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只说

是你勾引坏了他的女儿。原来他竟是你的丈人，要下此毒手，岂不可恼！

文韵 他立意要害我，我不死，兄罪难脱；我正求死无门，就请禁子大哥下手便是……（说罢跪地，泪如雨下）

禁子 岂有此理！你错看了段某，我若害你，岂对你讲！且放宽心，你的性命都担保在段某身上。

文韵 适才这强盗言道，我死之后，万事皆休，还是让我去死吧！

禁子 看来这贼情之事，也是假的了。来人！把刑具取上，我要拷问这诬人的贼囚！

【禁卒取刑具上。

强盗 且慢动刑！

禁子 从实讲来，我便饶你。

强盗 愿讲实情。（念快板）万萼爱富嫌贫，要我扳倒文韵。他女儿十分喜爱文韵风韵，知书达礼，又会戏文。老万定要文韵一死，铲除一条祸根。扳倒了给我纹银五十，证死了给我百两纹银。实话实说，光棍不吃眼前亏。

文韵、文韶 （同时）果然如此，这老贼真是毒如蛇蝎！

禁子 （唱）听一言不由人咬碎钢牙，

人世间竟有这狠毒的岳家。

善良人受荼毒岂能不问，

我定要设一计搭救于他。

文韵 禁子大哥，真相既已大白，就该禀明太爷，放我兄弟出

狱才是。

禁子 你小小年纪，哪里知道这人情险恶，世道纷杂。太爷乃见钱眼开之人，不捞它个心满意足，决不肯放手；况那贼首在逃，不便结案；这诬你之贼，也未必不有反复；那万家又岂肯轻易认输；我等虽真相大白，无奈人微言轻，难成佐证。你弟兄冤情，只恐一时尚难澄清。

文韵 即便有些挂碍，留我一人在狱对勘，我兄长伤重病危，将他放回家去如何？

禁子 官府审的是他，如何放得？不如我设法放你出去，远走他乡。万尊老儿不见你的音耗，诉讼自会松懈，待事态平息，你再回故里。明日太爷升堂，我代你递一病呈，请令堂前来保取。回家说明真情，速速远走高飞。就是这个主意！

文韵 这样说也有些道理，只是放心哥哥不下。

禁子 你兄长由我照应，不必多虑。

文韶 此计甚好，小弟依计而行吧。

文韵 (唱)禁子哥哥恩情大，

要放笼鸟飞天涯。

日后但能回故里，

刻骨铭心定报答。

【文韵向禁子行大礼，禁子扶起。文韶坐地抱拳致意

【幕落】

第二场 公堂认子

人物 黄县令(丑扮) 文韵 禁子 衙役 文母陈氏

地点 县衙大堂

【幕启,县令上,念快板书。

黄县令 本县老爷我本姓黄,升官发财我才开张。
买官花去一万两,任职一年刚够堵饥荒。
还得纳妾,还得买房,短缺的银子在何方?

不能让人说我纳贿又贪赃,

明镜高悬我还得把清官当。

又有名,又有利,一步一步爬上去,

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妻妾成群:

人生一世这才叫得意,得意!

本县黄同,花一万两买了个县官,这个亏空刚堵上,
又有许多开销,一时囊中羞涩。强盗扳文家为窝主,
也没抄出几件值钱的东西。那万萼老儿意欲除掉文
韵,可这个老财迷只送来二百两,够作什么用场?本
官还得使点手段,放长线钓大鱼,让万老儿再放点血
出来。禁子替文韵递上病呈,不如放文韵出去,看那
铁公鸡的毛拔也不拔。就是这个主意。来人!唤禁
子带文韵上堂!

衙 役 禁子带文韵上堂!

【禁子搀扶文韵缓缓走上,文韵蓬头垢面,肤色黑黄,步行不稳。

禁 子 病犯文韵带上,请老爷审验病情。

县 官 (下位)哎呀呀,臭得很! 向后站,不必验了。前天还好好的,今儿怎么就一下变成这个模样?

【文韵跪卧一隅。

禁 子 这两日该犯腹泄不止,奄奄待毙。

县 官 是了。俗话说好汉搁不住三泡稀,何况是个孩子。将他母亲唤上堂来,暂且领回去吧。

衙 役 文陈氏上堂。

陈 氏 与老爷叩头。

县 官 罢啦,罢啦。你儿文韵偶感不适,老爷我格外开恩,允你具保领回,调养好了再送回县衙。别无话说,下堂去吧。

陈 氏 我儿在哪里呀?

县 官 那不是你儿是谁?

陈 氏 (近前两步,摇头)这不是我儿,老爷你弄错了。

禁 子 老夫人,这就是你儿文韵。文韵还不叫过母亲。

文 韵 母亲。

陈 氏 (闻声大惊。蹙步至文韵身前)你是我儿? 是我儿文韵么?

文 韵 母亲，我是孩儿。

陈 氏 哎呀！（昏厥，禁子扶住）

禁 子 老夫人醒来！

文 韵 母亲醒来！

陈 氏 【轻轻摇头。睁眼。单膝跪地，久久注视，双手抚摸文韵。

（轻声地）韵儿，娇儿，（声渐高）娇儿！天！

杀了人的天！

（唱）见娇儿，蓬头垢面，气息奄奄，不由为娘肝肠痛断！

娇儿生就桃花面，肌骨如玉仙童一般。

风流俊雅，世上少见，你是娘的心肝。

到如今受摧残，面目全非，怎不叫人目眩心寒。

我的苦命的娇儿啊！

倘若你父还健在，岂能使娇儿受此熬煎。

回头我把老爷怨：狠心的老爷，你，你，你还我娇儿本来面，你还我健壮活泼的小儿男！

都是你，贪赃枉法，摧残良善，天良丧尽，蛇蝎一般。

我儿若有好和歹，老身誓不与你善罢甘休，就是到阴曹地府也要叫你把命偿还！

县 官 真是满口胡言，颠倒黑白，不知好歹！你儿行为不端，做了窝主，带到县衙，本县未曾动他一根毫毛。是他娇生惯养，偶有感染，与老爷我什么相干？本官